

師大台灣史學報 No. 16-17

2024年2月29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南海諸島——日本區域防衛與戰爭情報資訊網
的前哨（1937-1945）

張素玢

南海諸島——

日本區域防衛與戰爭情報資訊網的前哨 (1937-1945)

張素玢*

摘 要

本文所要探究的要旨是，東沙、西沙、南沙群島這些如「沙」的島嶼，如何以其非常「有限」的面積，在戰爭期間承擔起特別的角色？研究斷限主要落在 1937 年以後，日本逐步占領東沙、西沙、南沙，以至第二次大戰結束的 1945 年為止。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太平洋戰爭前後期間，東沙、西沙、南沙等海南諸島對日軍的防衛安全角色，不在提供軍事基地、或港口停泊，而是藉由三者在南海海域所建置成的區域防衛資訊網絡，將氣象、軍情、飛航、海運、戰況等等資訊，透過無線電傳遞，使叢爾小島能擔負起軍情前哨的重要角色。從日本揮軍南進，獲取東南亞西方列強屬地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海諸島在日本帝國圈的相對位置不斷移動，軍事情報資訊地位的重要性也隨著戰區轉移而有所變化。南海諸島在戰爭時期藉由「無線」電訊，可在戰場前緣即時傳遞情報資訊，確保日本的佈防線與資源輸送線，進而在海空交戰時作為戰略的參考，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南海諸島在日本帝國軍事上的特殊的地位。

關鍵詞：南中國海、東沙、西沙、南沙、無線電、太平洋戰爭、日本帝國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前言

南海海域在 19 世紀末葉，西方列強與日本勢力相繼進入，開啟了各國勢力的競逐。1920 年代以後，隱於經濟利益爭奪背後的政治軍事衝突表面化，1930 年代日本開始奪取南海與控制周邊諸國，進而發動太平洋戰爭，直到戰爭結束，南海與南海諸島的主權爭奪和國際衝突一直存在，我國也不斷重申對南海諸島的領土主權，因此過去對南海諸島的研究以政治領域為多。

1970 年代，亞洲各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紛爭，也反應在學界對南海諸島的研究趨向，試圖以歷史和地理文獻說明南海諸島所有權的正當性。海南島出身的香港學者韓振華《南海諸島史地論證》(2003)¹ 一書徵引古籍，考證南沙、中沙和西沙「自古」為中國領土，駁斥越南、菲律賓當局占領南沙群島的說詞。龍村倪《東沙群島：東沙島紀事集錦》(1998)² 蒐集有關東沙島的種種，屬資料彙編性質，龍氏並曾發表多篇有關東沙島及南海諸島的文章，主要從海洋國土的戰略地位、海權、南海變局與因應的角度來探討。

陳鴻瑜在南海諸島研究著力甚多，著作包括《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1987)、〈對越南提出擁有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有關文獻之評論〉、〈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從歷史與島嶼地緣環境視角之觀察〉等文，³ 陳氏環繞東南亞國家的政治外交關係，尤其以南海諸島紛爭為主。湯熙勇長期關注南海諸島，對東沙、南沙群島皆有專文探究，包括〈被遺忘的歷史：南海長島（太平島）日本人聚落的形成〉(2023)、〈日本臺灣總督府經營南海諸島的歷程及其意涵（1907-1945）〉(2021)、〈論 1907-1909 年中國與日本對東沙島主權歸屬之交涉〉(2012)等，⁴ 對本文闡述二次大戰下的南海諸島極有參考價值。宋燕輝則從國際海洋法、國際海事探討〈評「南海仲裁案」有關太平島法律地位之審議與見解〉

¹ 韓振華，《南海諸島史地論證》（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3）。

² 龍村倪，《東沙群島：東沙島紀事集錦》（臺北：財團法人臺灣綜合研究院，1998）。

³ 陳鴻瑜，《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7）；陳鴻瑜，〈對越南提出擁有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有關文獻之評論〉，《海華與東南亞研究》1：4（2001 年 10 月），頁 90-136；陳鴻瑜，〈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從歷史與島嶼地緣環境視角之觀察〉，《海華與東南亞研究》1：1（2001 年 1 月），頁 1-62。

⁴ 湯熙勇，〈被遺忘的歷史：南海長島（太平島）日本人聚落的形成〉，收於蕭碧珍、石瑞彬編，《第 12 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23），頁 357-378；湯熙勇，〈日本臺灣總督府經營南海諸島的歷程及其意涵（1907-1945）〉，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 11 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21），頁 347-366；湯熙勇，〈論 1907-1909 年中國與日本對東沙島主權歸屬之交涉〉，《海洋文化學刊》12（2012 年 6 月），頁 85-121。

（2016）、〈近期南海情勢發展之觀察與分析〉（2008），⁵ 主要在探討現代的南海問題。

中國對南海諸島以「歷史淵源」為訴求，強調南海諸島嶼為中國固有領土，對南海問題積極展開研究，其中林金枝自 1980 年代起陸續發表有關南海諸島的論文，包括：〈東沙群島歷史考略〉（1981）、〈民國時期中國政府行使和維護南海諸島主權的鬥爭〉（1991）、〈中國人民最早發現、經營和對南海諸島行使管轄的歷史〉（1992）等。⁶ 林氏的文章多少在為中國積極經營南海諸島，並在 1994 年將南海諸島劃入領海範圍提供歷史淵源，作為中國「收復失土」的根據。日本學者浦野起央，《南海諸島國際紛爭史：研究・資料・年表》（1997）⁷ 在敘述 1951 年越南、菲律賓、中國相繼宣稱擁有南海諸島主權前後，南海進入國際紛爭的歷史，並整理出年表、相關研究和文獻。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⁸ 一文探討日本占領海南島後，「臺灣經驗」在軍政、民政方面發揮的作用，該文提供了筆者日本海軍、臺灣總督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合作開發海南島的了解。鍾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⁹ 則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取得密克羅尼西亞群島（日人改為南洋群島）委任統治權，繼而部署南方政策的時態，使本文能有脈絡的審視日本南進擴張的軌跡。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¹⁰ 究明了中日戰爭開戰後，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外務省、海軍、陸軍的微妙關係，使筆者瞭解日本南進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態度和角色。

⁵ 宋燕輝、高聖惕，〈評「南海仲裁案」有關太平島法律地位之審議與見解〉，《台灣國際法季刊》13：4（2016 年 12 月），頁 23-68；宋燕輝，〈近期南海情勢發展之觀察與分析〉，《東南亞研究》172（2008 年 2 月），頁 37-44。

⁶ 林金枝，〈東沙群島歷史考略〉，《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4（1981 年），頁 109-120；林金枝，〈民國時期中國政府行使和維護南海諸島主權的鬥爭〉，《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報告》1：1/2（1991 年 6 月），頁 19-47；林金枝，〈中國人民最早發現、經營和對南海諸島行使管轄的歷史〉，收於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編，《南海諸島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北京：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1992），頁 181-199。

⁷ 浦野起央，《南海諸島國際紛爭史：研究・資料・年表》（東京：刀水書房，1997）。

⁸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1（2003 年 6 月），頁 169-221。

⁹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34（2004 年 12 月），頁 149-194。

¹⁰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Bill Hayton 出版的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一書，¹¹ 是近年有關南海議題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該書以長時距的縱深，運用豐富的資料文獻，討論視野也極有跨度，具體敘明南中國海對世界的重要性；既是世界貿易的槓桿支點，亦是角力的戰場。作者點出 19 世紀初的歐洲和東南亞對國家的構成有很不一樣的想法，傳統的東南亞的政治單位由中心所界定，離政治中心越遠統治者的權威遞減，海上邊界也就變動不居。而歐洲政治單位由邊界所界定，政治權力到邊界就完全停止；在歐洲體系每個地方都歸屬某個唯一的主權。當西方對邊界的認知傳到東方後，東方便從「流動邊界」的理解過渡到「固定邊界」，這就為當前的南海海域的衝突種下禍根。¹² 作者指陳出南海爭端的權利認知癥結，這對筆者了解南海主權爭議極有參考價值。

濱下武志《海的亞細亞》一書闡述海洋如何奠立亞洲的貿易、移民、世界觀和國際秩序，作者掌握了歷史展現的地域空間，說明海洋亞洲所開啟的世界。書中討論到亞洲存在多個海域圈，位於其邊陲的國家、地域、交易都市彼此影響，加上海域文化圈的形成，使多個地域間互相干涉與複合，這也說明南海海域是如此具有重層經濟、政治力的地域。¹³

儘管有關南海問題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可觀，不少文章強調南海諸島戰略位置的重要性，例如《海軍巡弋南沙海疆經過》一書有所謂三沙群島是「南海防衛三角」之說，或謂南沙是香港—新加坡—達爾文港三據點之中點，為美國所稱「防衛三角」之中心地帶，具有極高的戰略地位。¹⁴ 但筆者爬梳文獻檔案之後，發覺進入戰爭紛擾中的南海諸島，其戰爭中的角色與地位隨著戰況的發展有所不同，不能將南海諸島視為「一直」具有「關鍵戰略地位」，而必須瞭解東沙、西沙、南沙群島在世局動態的發展中其角色之變化；吾人應進一步思考的是，這些如「沙」的島嶼，如何以其非常「有限」的面積，在戰爭期間承擔起特別的角色？本文著重在探討日本如何在南海諸島進行情報資訊建設，以「無線」電訊即時傳遞戰爭情資，使面積甚小的島嶼，能在太平洋戰爭中扮演日本軍方重要的通訊網絡。在時間上主要

¹¹ Bill Hayt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¹² 同上註，頁 46-47。

¹³ 濱下武志著，李侑儒、許佩賢、郭婷玉、陳姪媛、陳進盛、黃紹恆、鍾淑敏譯，《海的亞細亞》（新北：大家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3）。

¹⁴ 不著編者，《海軍巡弋南沙海疆經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頁 183-184。

落在 1937 年以後，日本逐步占領東沙、西沙、南沙，成為南海海域的強權，以至第二次大戰結束的 1945 年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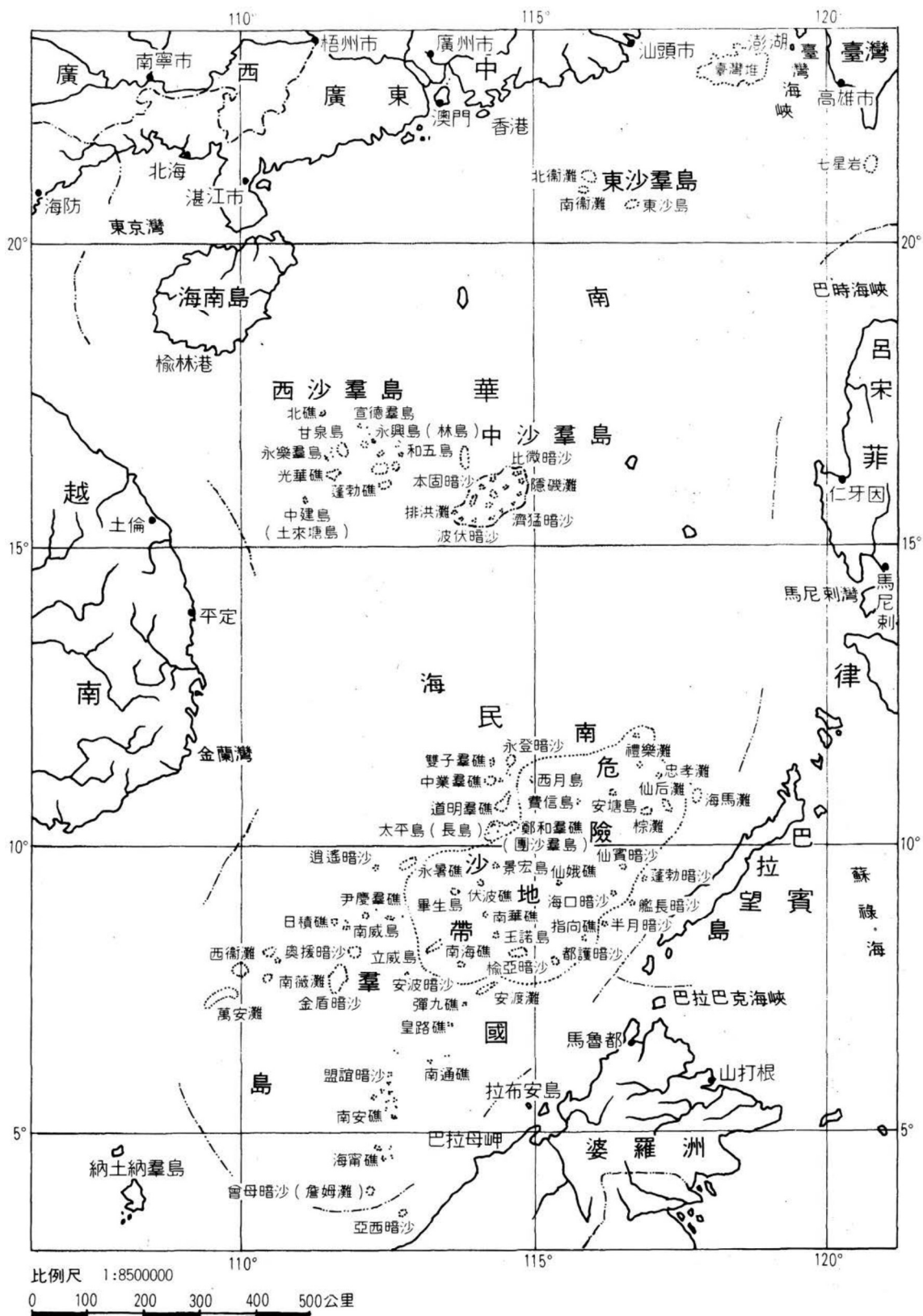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爭相關書籍非常豐富，本文除已刊行之文獻圖書、檔案以外，並徵引直至目前甚少被應用的史料，包括〈前進基地勤務報告寫（新南群島長島）〉、新南群島長島監視所的《監視日誌》、《馬公警備府戰時日誌》、《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等，¹⁵ 以期對臺灣南方和南海海域戰時的狀況入微觀察，而做出正確分析與探討。另外周明德〈西沙島逃生記〉非常具體描述了臺灣總督府氣象臺派遣至西沙島的測候人員，如何在 1945 年 3 月美軍轟炸時逃離孤島，對多樹島（Woody Island）的現場有真切的描述。

報紙資源方面，比對當時中國、日本的媒體，發現日本進入南海海域以後到 1941 年占領香港之前，香港為南海情勢報導主要來源，因此本文相當程度應用香港的《大公報》、《工商日報》、《華字日報》、《天光報》等報紙，並援引同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和中國《申報》，以進行相互參照映證。

一、南海海域經濟與戰略的重要性

南海又稱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位於北緯 22 度至 23 度、東經 105 度至 120 度之間的一個半封閉海，為太平洋經麻六甲海峽進出印度洋所必經之地，是歐亞非重要的國際航運要道，海域中蘊藏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豐富的漁業資源更為各國所爭奪。因此，南海在經濟、航行有其重要地位。

¹⁵ 以上四份文書由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研究典藏組組長曾令毅所提供，特此致謝。



圖一 南海諸島位置圖

資料來源：陳鴻瑜，《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頁 4。

南海海域大小島嶼灘礁共有 300 個左右，就其位置分為東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島。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為南海最南端水域中部的一組島礁群，在越南東方、菲律賓巴拉望島西方及馬來西亞婆羅洲北方，為西太平洋中最具戰略和經濟價值的群島，也是目前國際糾紛最多之處，被視為東南亞的「火藥庫」。西沙群島位於越南、菲律賓與海南島之間，大小島嶼共 14 個，礁灘 14 處，分為東西兩群，相距約 40 餘浬。東沙群島為南海諸島最北，離臺灣高雄 240 浬，主要由東沙環礁、南衛灘環礁及北衛灘環礁等三個珊瑚環礁構成。東沙島面積雖只有 0.64 平方公里，但是在南海海域已經是大島之一。¹⁶

南海諸島因島嶼面積甚小，且處於汪洋之中，沒有港灣可泊船隻，又無高山以障風浪，所以在歷史上各國政府並未加以經營或積極納入版圖。到 20 世紀以後，南海諸島的利益和重要性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以下分別從經濟、交通、戰略等因素加以討論。

（一）經濟因素——天然資源

環繞南海周圍的國家，都是人口稠密、物產豐富的區域，並有國際性商品的生產，例如泰國、越南的米，馬來西亞的樹膠和錫，印尼的蔗糖，奎寧、石油、香料，菲律賓的椰子，蔗糖、白麻、呂宋菸草等，南海諸國也是各種重要礦產供應地之一。因此 20 世紀以後，西方諸國積極在東南亞、南亞發展殖民勢力，將之視為原料生產地和商品的市場，當世界各國進入備戰狀態時，石油更是重要。南海海域受豐富的水產，珊瑚礁小島所累積的「島糞層」（磷礦）又有經濟價值，吸引了日本商人前來開發鳥糞磷礦與海人草等海洋資源。

（二）交通因素——海空航路

南海海域向來為東亞、南洋間的重要區域航線，17 世紀荷蘭人在臺灣和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開闢了新航路，西班牙則在馬尼拉和中國福建廈門之間開闢一條「東洋針路」。¹⁷ 19 世紀以後新加坡、香港、馬尼拉已成為三個航運中心。新加坡、香港的主航線（Main Route）由新加坡經南沙雙子島之西方、西沙東方

¹⁶ 張素玢、陳鴻圖、鄭安晞，《臺灣全志，卷二，土地志，勝蹟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頁 478、432-433；陳鴻瑜，《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頁 1-6。

¹⁷ 根據張燮《東西洋考》，「東洋針路」是指由中國福建港口經澎湖、臺灣南部，呂宋島北部、西部到與宋島南部的航路。參見：張燮，《東西洋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299-302。

北達香港；其東線（Eastern Route）由南沙雙子島後折而東行。1895 年日本領有臺灣之後，更積極往南發展，1916 年以後陸續開闢南洋航線，之後又析分為南洋甲、乙、丙線，到 1930 年代，基隆爪哇線、基隆菲律賓線、日本經臺灣基隆或高雄到曼谷航線都已開出，¹⁸ 由日本本土可經臺灣深入南海海域周邊諸國。

至於在航空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各國因戰爭需要，航空長足發展，並以飛機續航力、滯空時間及飛行距離為發展目標。1931 年以後。歐美各國航空公司相繼在南洋及中國設置航線，日本則在 1936 年開啟連結日本本土與臺灣之間的「內臺航線」，臺灣總督府規劃以臺灣主導「南支南洋航線」，終極目標則在建立「帝國南方航空圈」，開闢「臺北馬尼拉線」、「臺北廈門福州線」、「臺北曼谷線」，臺北馬尼拉線可與美國計畫開設的「太平洋航線」連結，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與日本委任統治地「南洋廳」（南洋群島）的連結做準備。¹⁹

（三）戰略上——南海防衛補給鏈結

到了 1930 年代以後，南海海域與空域網絡已經進入前所未有的狀況，這固然促成經濟、交通的動線發展，且平時也可提供來往船隻淡水、燃料補充、飛航氣象情報，遇風可做避難場所；一旦各國權力、利益衝突，卻也成為海上與空中的火網，南海諸島則成為戰艦補給站和魚雷潛艇根據地和情報前哨。²⁰

以中國方面來看，南沙群島離本土 800 餘哩，若設有雷達站、飛機場，一旦有事，可先偵察到南來的敵機，使陸地成為後方而先有所準備。距南沙群島 400 哩的西沙群島（永興島），與南沙（太平島）能互相警衛，控制整個南中國海。²¹ 以日本來說，早在 1923 年日本的國防方針中就設定以海軍能夠迅速打擊美國駐馬尼拉的太平洋艦隊和駐新加坡的英國遠東艦隊為目標，即日本取得南海諸島的目的，並非為了西沙、東沙、南沙群島這些小島本身的價值，更重要的是，日本往南延伸的戰爭佈防線與資源輸送線的確保。有了南海諸島，日本可從南進基地臺灣再往南推進 240 哩的東沙，南海最北緣的東沙是臺灣海峽航道的咽喉，可維護日本船隻行經香港、中國福建南方，以及臺灣到菲律賓海面的安全，同時能發動對上述

¹⁸ 戴寶村，〈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頁 173-180。

¹⁹ 曾令毅，〈「航空南進」與太平洋戰爭：淡水水上機場的設立與發展〉，《臺灣文獻》63：2（2012 年 6 月），頁 155-157。

²⁰ 鄭資約，〈南海諸島地理誌略〉（上海：商務印書局，1947），頁 67。

²¹ 楊秀靖，〈海軍進駐後之海南諸島〉，收於鄭行順編，〈南海諸島三種〉（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948 年原刊），頁 249-250。

地區的攻擊；西沙群島則攸關香港至海南到越南的洋面，南海最南的南沙與東沙相距 640 哩，已直逼菲律賓巴拉望島與英屬北婆羅洲的前緣。日本掌握了南海海域的東、西、南沙群島，便能部署東南亞海上航線，進而控制南洋甚至歐亞航運，取得南洋重要資源，日本南方圈的建構才得以完成，所以 1930 年代日本帝國南向擴張，第一波行動便是占領南海諸島，以南海海域與諸島作為和國際勢力競逐的前緣。

二、日本挺進南海諸島

日本是一個島國，土地面積有限，經濟不能自給自足，自明治維新以後，由於工商業發展，需要積極向外擴張，在海外尋求原料和市場。近代日本在對外擴張上，有所謂北進與南進兩方向。所謂「北進」，是指以向朝鮮、中國的東北（滿蒙）為擴張方向。「南進」方向有兩條路線：自日本本土，經由沖繩、臺灣、華南，指向今天的東南亞方向；另一條從小笠原群島，經過馬里亞納群島等或菲律賓，指向大洋洲的路線。²²

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 年以後，得到德屬密克羅尼西亞群島（日人改為南洋群島）委任統治權，便積極以臺灣為據點，展開對南方政策之部署。早在 1915 年左右，臺灣總督府就曾經送出臺灣農民 1,000 人至英屬北婆羅洲南洋從事拓墾。²³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因侵略中國東北，除了與中國之關係更為緊張外，與英美關係亦惡化，日本朝野進一步重視「南方」（華南及南洋）問題。²⁴

相對於日本的積極進取南海諸島，清廷或中華民國，儘管政府對南海諸島有經營之心，卻因海疆遼闊遠隔，又因國內政局動亂，不管南沙、東沙、西沙群島，始終無法有效統治或建設。1933 年 7 月，法國宣布其占領的南沙九島為法國領土，並通告有關國家。日本外務省歐美局釐清了該九座島嶼的開發脈絡，認為是日本人的ラサ島燐礦會社作為先驅者開發當地群島。²⁵ 1933 年 8 月，日本正式由駐法大使向法國表示異議，舉出多項證據佐證日本ラサ燐礦會社在南沙群島的開發事

²² 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頁 12。

²³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頁 180-181。

²⁴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 38-39。

²⁵ 〈2 參考資料〉，《各国領土發見及歸屬關係雜件／南支那海諸礁島歸屬關係 第二卷》，（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A-4-1-0-2_1_002，「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 B02031159400。

實，該會社的開發並得到日本政府的認可與援助，認為日本在南沙群島具有實質的管理。²⁶ 並強調其採礦（鳥糞磷礦）權。中國也加以抗議，但誤以為法國所占領的是西沙。²⁷

除了西沙，南海諸島的東沙也受到國際關注。中國廣東省建設廳農林局在 1935 年 3 月 22 日派福游艦到東沙勘查，觀察到東沙島附近礁石多，風浪大，不適合闢為軍港。島上水源缺乏、不能容納過多人員，但可供作海軍儲蓄庫或空軍燃料供給站。²⁸ 1936 年美國還擬請中國闢東沙島為航空站，以利便飛機停降或添增燃料。²⁹ 1936 年，英國對遠東航空採取積極發展策略，欲規劃香港為遠東民航中心，又鑑於西沙島位於港、星航路要衝，而擬請中國以西沙島為航空站，使英國的帝航、香港、星加坡飛機可在該島添加燃料，³⁰ 但隔年局勢就有了變化。

（一）占領東沙島

1937 年 9 月 3 日，南海諸島中距離臺灣最近的東沙島首先被日軍占領。但是中國本土在第一時間並未知悉南海前線的變化，遲至 9 月 23 日，中方才從東沙島脫險回到廣東的氣象人員口中得知，中方的觀象臺、商辦海產公司等設備遭到日軍沒收，並將觀象臺全體臺員 27 名解押到臺灣高雄，被日本憲兵隊拷問禁囚，受到殘酷對待，最後日艦在廣東海域將他們驅趕至當地漁船而回到岸上。³¹ 9 月 8 日《香港工商日報》才根據路透社消息，刊載美國郵運機查見東沙島已被日軍艦占領的消息，日本海軍勢力伸入華南水域，使行將獨立的菲律賓大為不安，³² 接著中國本土也接到香港傳來的消息。日本占領東沙島之後，以軍艦保護該島，

²⁶ 〈大正 12 年 6 月 21 日から昭和 8 年 8 月 18 日〉，《各国領土發見及歸屬關係雜件／南支那海諸礁島歸屬關係／新南群島關係 第一卷》（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號：A-4-1-0-2_1_1_001，「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 B02031161400。

²⁷ 〈法占我西沙九小島案〉，《申報》，1933 年 7 月 21 日，版 3；〈特載 李準巡海記〉，《申報》，1933 年 8 月 15 日，版 12。

²⁸ 〈粵省準備 開發東沙海島 派福游艦前往調查 以便訂定開發計劃〉，《申報》，1935 年 3 月 29 日，版 9；〈東沙島不能闢作軍港 適宜作海軍儲藏庫空軍供給站〉，《香港華字日報》，1935 年 4 月 3 日，第 2 張頁 4。

²⁹ 〈美擬請我國 闢東沙島為航空站〉，《香港工商日報》，1936 年 10 月 23 日，第 3 張版 1。

³⁰ 〈英欲以西沙島為航空站 經向我當局提出要求〉，《香港華字日報》，1936 年 10 月 21 日，第 2 張頁 4。

³¹ 〈東沙島 觀象台員脫險歸國 被擄解台灣拷問歷兩旬始釋 由敵艦載至粵惠來縣縱登陸〉，《申報》，1937 年 10 月 18 日，版 4。

³² 〈日海軍強佔東沙島 菲律賓大起恐慌 菲報警告國人應速增加防禦力量〉，《香港工商日報》，1937 年 9 月 8 日，第 1 張版 4；〈敵強佔東沙島之暴行 擬改築水上飛機根據地 島上人員備受敵軍虐殺〉，《申報》，1937 年 9 月 18 日，夕刊版 2。

潛伏潛水艇多艘，試圖控制該海域各國商運。中國空軍在 9 月 13 日派出偵察機 3 架低空飛行偵察東沙島時，³³ 未見日軍蹤跡，島上盡是粗沙碎石，當時判斷日本要開闢陸上飛機場並非易事。³⁴ 中國軍方認為日軍才剛建設水上飛機場，雖據有東沙島也無多大用處，乃因東沙島孤立於大海，為四方颶風必經之地，不只機場不易建立，普通軍事預防工事也容易遭颶風破壞，僅多只能做為艦隊南侵的一個小據點，儲存糧食軍械而已，甚至笑謔日佔東沙島可作為日軍在上海作戰傷亡士兵的焚屍之處。³⁵

中國空軍偵查後認為東沙島小、物缺，不堪做為軍事據點，這顯然錯估了局勢，不到一個月日本已完成機場建設，部署水上飛機、重轟炸機 20 餘架，在 10 月初就派重轟炸機空襲廣東省並從事地面偵察、拍攝等，日軍發展之快顯然超過各國想像，直接受到嚴重威脅的中國，決定派機報復，消滅東沙島空軍〔按：應為海軍〕根據地，³⁶ 但中國空軍事實上已無暇顧及南中國海的戰事，所以東沙島不但沒有被中國收復，日本武裝力量更不斷向南延伸，成為太平洋最具威脅性的國家。

（二）占領海南島、西沙群島

1938 年前後，日軍已活躍於廣東、海南島南方海域，並在西沙群島（當時日本亦稱平田群島）修建陸上機場及汽油庫，從東沙群島抽調陸戰隊，由臺灣派潛水艇 10 艘、武裝汽船 70 餘艘、駐紮在西沙多樹島（現稱永興島），³⁷ 嚴重威脅到瓊崖和越南，日軍並從臺灣調來載有工役的運輸艦數艘，打算將西沙島建設作海軍之供應站，這將危及太平洋上各國交通航行。³⁸ 7 月初從臺灣來的日本驅逐

³³ 日方報紙所報導的是中國派 2 架飛機而非 3 架。參見：〈東沙島占領を 支那側も確認 飛行機派遣の結果〉，《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9 月 15 日，夕刊版 1。

³⁴ 「我機昨晨 偵察東沙島 島面未見敵踪 我亦不施轟炸」，《香港工商日報》，1937 年 9 月 14 日，第 2 張版 2。

³⁵ 〈空軍人員談 東沙島不能闢飛機場 敵人占該島僅可作焚屍之用〉，《香港工商日報》，1937 年 9 月 19 日，第 2 張版 3。

³⁶ 《香港工商日報》報導東沙島的日本空軍根據地實際上應為日本海軍。參見：〈敵經營東沙島機場完成 將派重轟炸機摧殘粵省 昨數次派機入粵大約係偵查目標 我決報復派機消滅敵空軍根據地〉，《香港工商日報》，1937 年 10 月 9 日，第 2 張版 2。

³⁷ 〈日在西沙島康林港峽 建機場油庫 并駐紮大量海陸軍 粵海日艦共廿五艘〉，《天光報》，1938 年 7 月 1 日，版 2。

³⁸ 〈威脅瓊崖越南 日據東西沙島作根據地 日艦時到測量并擴充兩島經營 目的在控制太平洋間軍事優勢〉，《香港工商日報》，1938 年 7 月 3 日，第 2 張版 2。

艦載陸戰隊若干人赴西沙群島，保護該地之日僑，並將對安南兵解除武裝，³⁹ 這行動引起法國的不安，於是西沙島群海面同時有法、日兵艦同時游弋，⁴⁰ 日本對法國的軍事行動則表示嚴重抗議。⁴¹ 7 月 12 日，駐東京法國大使向日外務省遞送通牒，通告日政府法國占領西沙群島。⁴²

法國占領西沙後，日本對西沙島仍野心勃勃，由臺灣繼續增艦加兵到西沙島，將西沙島四周之小島佔據。中國方面根據情報得知，1938 年 7 月 15 日下午三時許，又有日巡洋艦一艘、潛水艇兩艘，從臺灣開抵西沙群島附近東北角之小島，登島日兵約在 300-500 人，潛艦兩艘停泊在西沙群島。根據外人情報與航海界消息，中國判斷日人可能因武漢攻不下，轉而大舉南犯，打算進佔西沙群島以控制海南島，進窺粵南。法國政府則在西沙群島及其四周之小島外圍，以海空軍建築成一防衛圈。⁴³

³⁹ 〈艦開西沙島〉，《天光報》，1938 年 7 月 6 日，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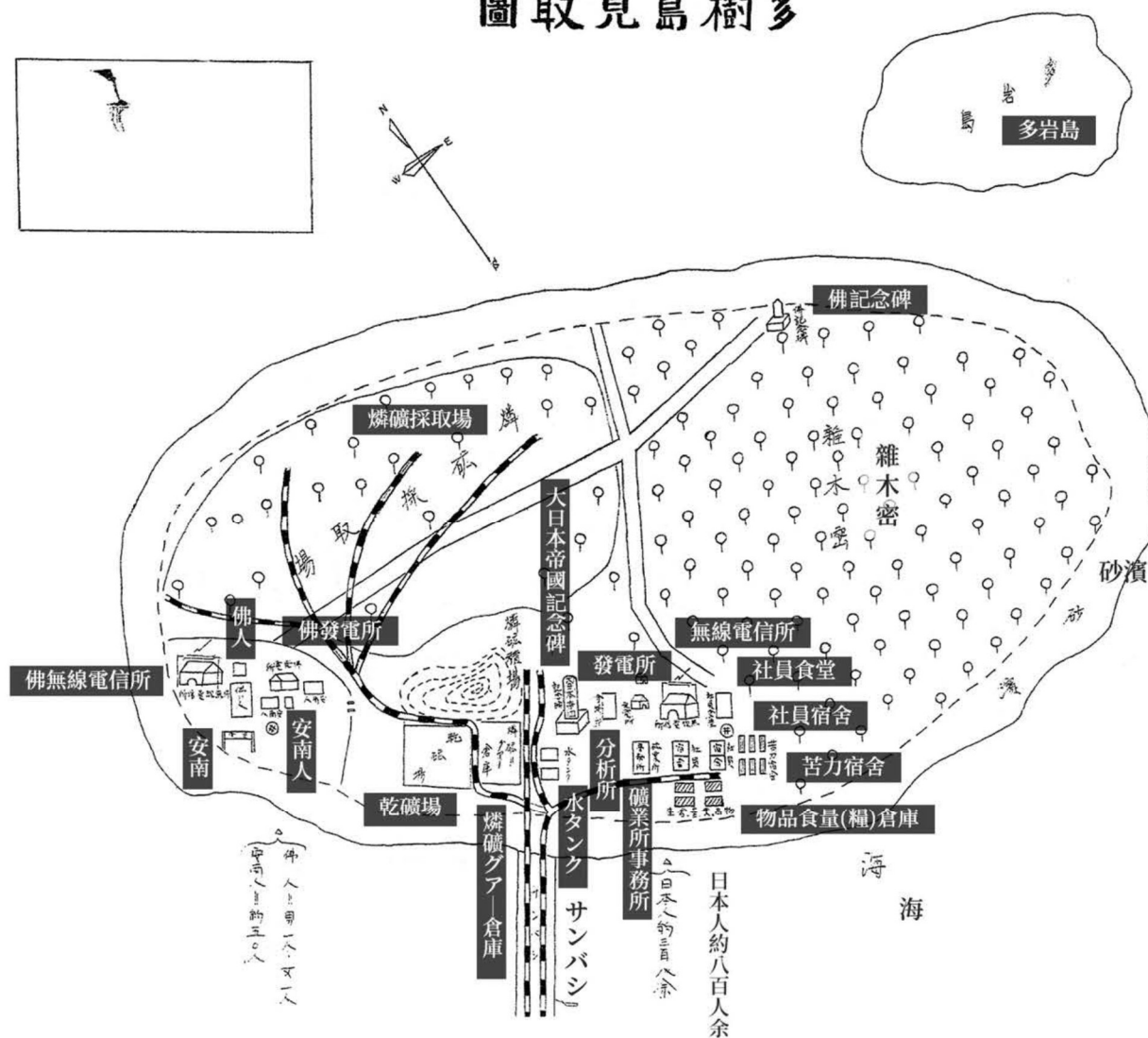
⁴⁰ 〈西沙島海面 法日兵艦同時開往游弋 法國繼日後派艦前往 該島現尚無軍隊登陸〉，《香港工商日報》，1938 年 7 月 10 日，第 2 張版 3。

⁴¹ 〈佛の西沙島占領に 我が方嚴重な抗議か 明に支那領土だ—と〉，《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7 月 5 日，夕刊版 1。

⁴² 〈法佔西沙羣島 正式向日通告〉，《天光報》，1938 年 7 月 14 日，版 1。

⁴³ 〈粵省要聞 日對西沙島仍野心勃勃 佔附近各小島欲圍困法勢力 日砲艦兩艘前晚轟擊前林 加賀艦一度泊中山三角島〉，《香港工商日報》，1938 年 7 月 17 日，第 2 張版 2。

圖取見島樹多



圖二 西沙群島多樹島簡圖（1940）

資料來源：根據〈(13) 西沙群島現狀報告書送附ノ件〉後製，《本邦会社関係雜件／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號：E117，「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 B06050365900。

中國此時正值對日抗戰時期，本土自顧不暇，應如何處置西沙群島問題尚無頭緒，⁴⁴ 駐河內的總領事館甚至建議中央政府與法國共同經營西沙群島。⁴⁵ 不管中國或法國的動向或防禦措施為何，日軍在南海的擴張絲毫沒有停滯，1939 年 2 月 10 日，日軍從海南島海口西北角的無尾村登陸，⁴⁶ 14 日臺灣混成旅團由三亞登陸占榆林港，並由臺灣總督府提供 100 名臺灣知識青年擔任海軍通譯，⁴⁷ 28 日占領中國的海南島，⁴⁸ 3 月 1 日占領西沙群島。

日本占領西沙島後，日本政府照會法國大使聲稱該島無所屬，⁴⁹ 雖然開發該島的平田末治極力主張日本的主權，⁵⁰ 但基於該島缺乏官方行政組織，且易與法國發生不必要之糾紛，日本政府方面，包含陸、海軍局、外務省等沒有正面回應其要求，呈現模糊的對應狀態。⁵¹ 從西沙群島多樹島簡圖可觀察到法國與日本在西沙島都有其設施，法居西南隅，有安南人約 50 名、法人男、女各 1 名、設有營房、發電所、無線電信所。日本在南區，共 3 百餘人，設施以磷礦產業為主；有輕便鐵道、礦場、倉庫、苦力宿舍、社員宿舍、發電所、無線電信所、物品食糧倉庫、儲水槽等，島上還可看到法國與日本各立有一紀念碑。（參見圖二）

在這期間日本外務省多方蒐集各國對日本占領西沙群島的報導和評論，⁵² 以便掌握微妙而容易插槍走火的南海海域國際關係。1940 年 11 月 30 日汪精衛政權與日本簽訂〈關於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在這雙方簽訂的關係基本法中，雖然汪政權承認日軍占領的事實，但海南島名分上仍屬汪精衛之國民政府

⁴⁴ 〈II(2):125、密（時值抗戰時局，究應如何處置西沙群島案）（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建字第一七三〇三號）〉，收於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編，《外交部南海諸島檔案彙編（上冊）》（臺北：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1995），頁 381-383。

⁴⁵ 〈II(2):141、議請密約法國共同經營西沙群島（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八日 第三二七號）〉，收於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編，《外交部南海諸島檔案彙編（上冊）》，頁 396。

⁴⁶ 唐玲玲、周偉民，《海南史要覽》（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8），頁 358。

⁴⁷ 臺灣總督府並且有意讓這些青年定居在當地。參見：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頁 123。

⁴⁸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部，《戰史叢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戰〈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東京：株式會社昭雲新聞社，1976），頁 337-341。

⁴⁹ 〈日本自動占領 安南附近之 斯巴得來島 日政府照會法大使 竟然謂該島無所屬〉，《大公報》，1939 年 4 月 1 日，第 1 張。

⁵⁰ 〈西沙島は廿年前に 高雄の平田氏が發見 平田氏曰く“明確に帝國の領土だ”〉，《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7 月 6 日，版 2。

⁵¹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於 1940 年呈給拓務省的「西沙群島ノ現狀」有整理其主權爭議的脈絡。參見：〈(13) 西沙群島現狀報告書送附ノ件〉，《本邦会社關係雜件／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號：E117，「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 B06050365900。

⁵² 〈2 西沙群島關係記事〉，《各國領土發見及歸屬關係雜件／南支那海諸礁島歸屬關係 第三卷》，（東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檔號：A-4-1-0-2_1_003，「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 B02031160800。

所管轄，實際上則由日本海軍占領，並與臺灣總督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合作共同開發。⁵³ 臺灣雖然被認定為日本帝國在南方的前進基地，但日本中央並不樂意臺灣總督府獨斷專行，而僅是扮演協助「中央」的角色而已。⁵⁴

美國地理學會對日本占西沙島一事，認為「『可使日本距離英國新加坡新軍港僅七百英里，飛機則不足四小時，便可飛達。』尤可注意者，該島距法屬安南及英屬婆羅洲僅一點半鐘之飛機航程。該會又謂，該島本無商業重要性，惟離該島不遠之處，海水甚深，能泊巨艦云。」香港《大公報》援引《紐約時報》的社論報導說：「六年前法國已認識斯巴得來島對其屬地安南之重要性。法國在此荒島上懸掛國旗，業已多時，向無人反對，而最近日本竟佔據之。斯巴得來島在軍事上之地位，比之版圖問題，尤覺重要，蓋此島位于香港·馬尼拉·新加坡之南，僅須數小時之飛航，便可抵達。……」認為在歐洲各國多事之秋，日本此一舉動影響至為重大。⁵⁵

（三）占領南沙群島

1939年3月日軍占領南沙群島後，日本稱之為「新南群島」，並於1939年3月30日將「新南群島」歸臺灣高雄州高雄市管轄。⁵⁶ 根據臺灣總督府令第31號和臺灣總督府告示第122號，新南群島定義之範圍為北緯7度以北、北緯12度以南、東經111度30分以東、東經117度以西之區域。⁵⁷（參見圖三）換言之，新南群島僅限於今南沙群島，不包括東沙、西沙群島，東沙、西沙群島屬於日本軍事占領，不在臺灣總督府高雄州行政管轄之下，新南群島則編入臺灣管轄，被日本視為西太平洋的重大布局。⁵⁸

日本相繼占領東沙、西沙、南沙群島以後，在南海的防衛、運輸島鏈已經完成，接著太陽旗就揮進西太平洋。

⁵³ 鍾淑敏，〈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頁187-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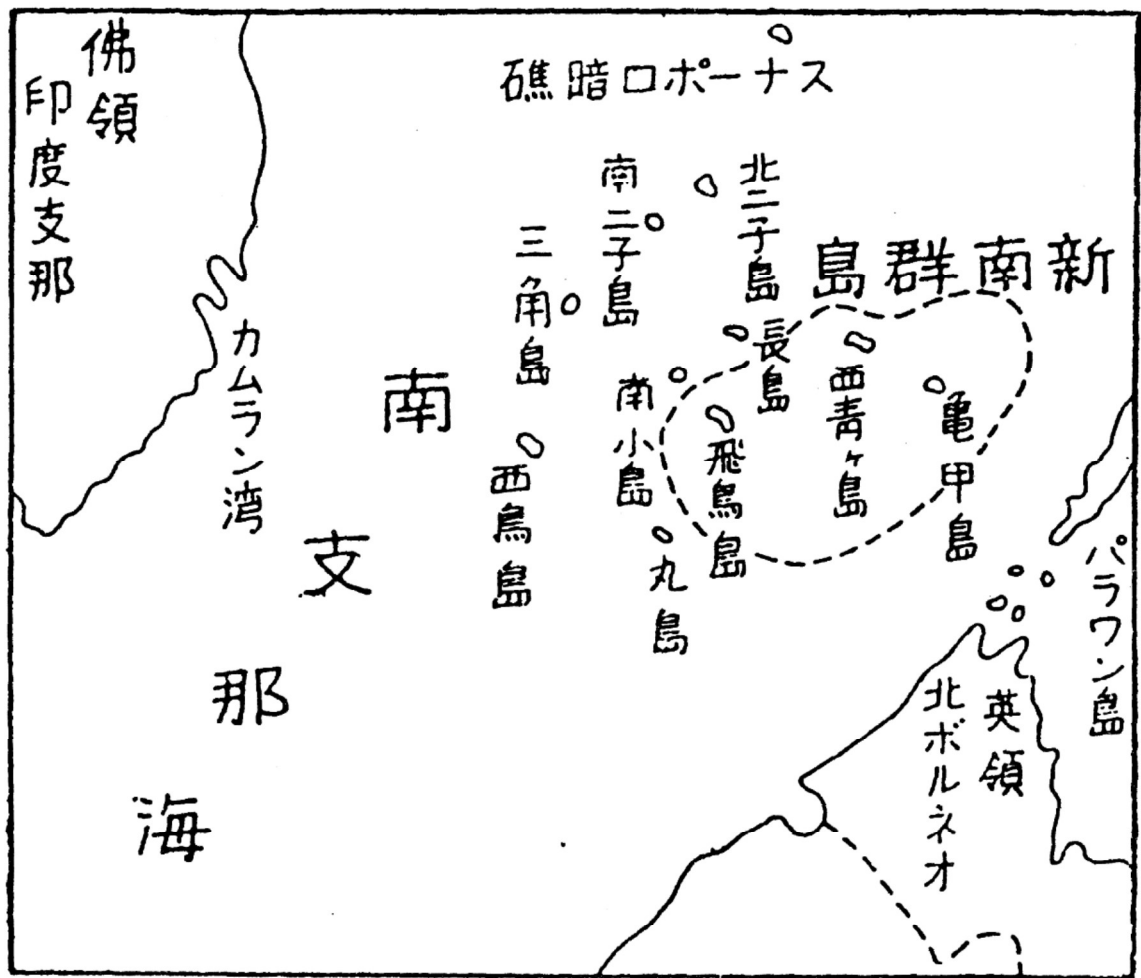
⁵⁴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頁135-136。

⁵⁵ 〈斯巴得來島被佔後 法向日提抗議 美報謂該島地位重要 足威脅英法遠東屬地〉，《大公報》，1939年4月3日，第1張。

⁵⁶ 〈新南群島ノ所屬ニ関スル件ヲ決定ス〉，《公文類聚·第六十二編·昭和十三年·第二卷·政綱二·法例～雜載》，國立公文書館，典藏號：類02088100。

⁵⁷ 〈高雄州高雄市新南群島ノ區域〉，《府報》第3542號，1939年3月30日。

⁵⁸ 〈時事解説 臺灣に編入された 新南群島とは？ 西太平洋の重大布石〉，《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4月21日，版6。



圖三 新南群島圖

資料來源：南支那研究所編，《南支那年鑑 昭和 14 年版》（臺北：臺灣實業界社，1939），頁 282。

三、南海諸島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角色

1941 年，因日軍偷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艦隊基地，太平洋從此不再「太平」，世界已然進入戰爭時代。南海諸島在太平洋戰爭前後所扮演的角色，隨著局勢、戰況而有所不同，其中相當關鍵的角色是戰爭情資的傳遞。

（一）戰爭情資的前哨

南海諸島這些面積極小，無深港，也沒有糧食生產的珊瑚礁島，卻因無線電系統的架設，能在一定範圍迅速傳遞戰爭的訊息，而發揮其通訊傳播上的功能。在 1837 年摩斯（Samuel Morse）尚未發明電報機時，船舶於大洋中航行，若欲與其他船舶進行聯繫，航行員僅能依賴手勢旗號或燈光音響信號等方式來通訊，但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線電已經被廣泛應用。無線電與氣象相關設施所需空間不大，其發射半徑卻可達到一定的空域，當戰事蔓延到東南亞、南海海域時，這些小小的珊瑚礁島，就充分發揮了戰爭情資情供的重要角色。

日治時期主管臺灣對外無線電信通訊主要的單位為 1919 年設立於高雄的鳳山海軍無線電信所，其通訊範圍除了日本本土外，尚包括華南及南洋各地，以及通訊範圍所及海域的船艦，對於日本取得南洋區域的情資來說，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925 年，日本海軍的通信政策改採用受信所、送信所分離的方式，同年海軍於高雄市三塊厝（今高雄市三民區）新設受信所，位於鳳山的無線電信所僅作為送信所，兩者在組織及管理上都隸屬高雄通信隊。1938 年中日戰爭爆發的隔年，日本海軍為強化臺灣方面的防備，開始對無線通信方面進行整備，又在鵝鑾鼻新增方位測定所。⁵⁹

1931 年「一二八」淞滬戰爭（日本方面稱「上海事變」）爆發後，日本開始關注對中國的軍事資訊，並對無線設備進行整備。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各地區的地方通信隊因應戰爭爆發進行擴充，例如，高雄通信隊以作為南方作戰的通信中心為目標，也視為高雄軍港建設計畫中的一環。在此佈局下，原先鳳山無線電信所設備，多移轉至高雄通信部本部，使得鳳山無線電信所扮演的角色因而弱化。另外，日本海軍也強化對宣戰國的監測，並委任高雄通信隊新庄分遣隊針對美國和英國在印度洋、中國方面，乃至英國本土進行電波的監測與監聽。⁶⁰

⁵⁹ 電波監理委員會編，《日本無線史-第十卷》（東京：電波監理委員會，1951），頁 445-4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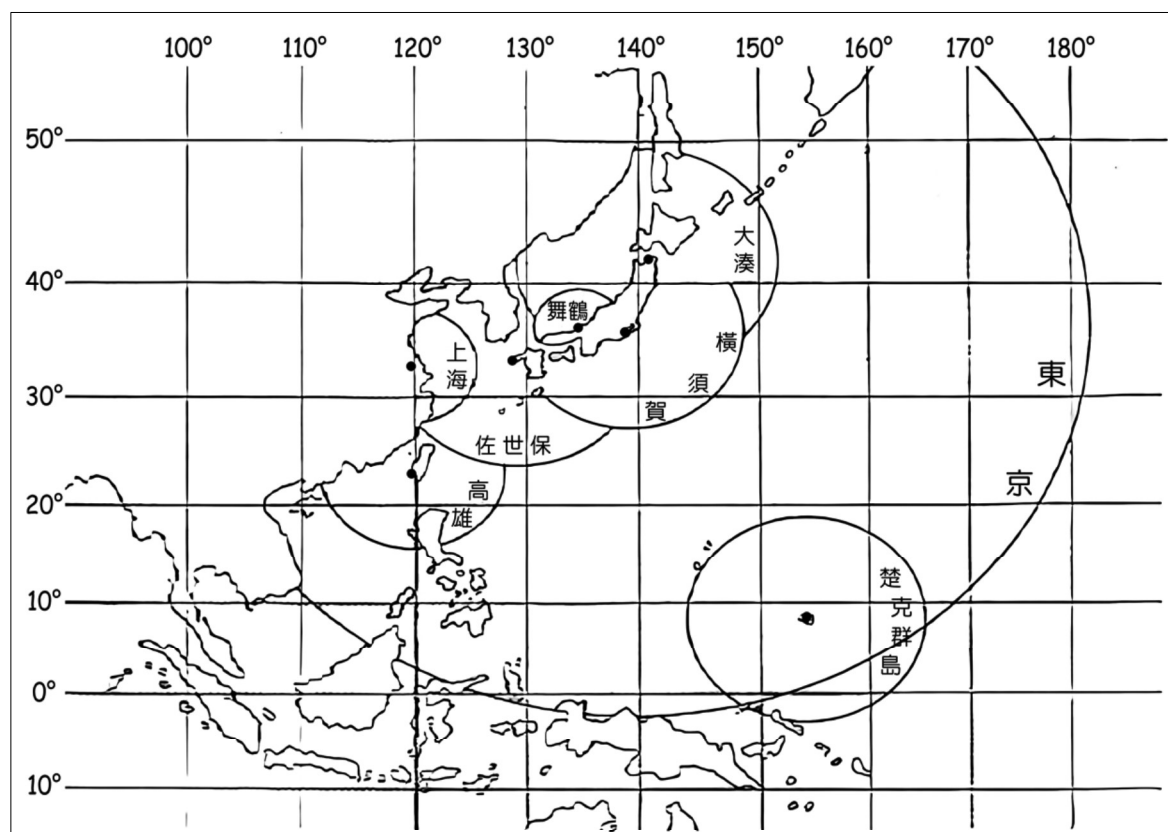
⁶⁰ 電波監理委員會編，《日本無線史-第十卷》，頁 110-119。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伴隨著飛機與諜報通信的發達，如何精準地進行方位測定成為戰術實施的關鍵之一。在此之下，除了對方位測定組織進行整備外，又新添許多附屬測定機關。就當時整個日本帝國圈來說，日本鑑於南洋群島占領地（即南洋廳，包括馬里亞納、加羅林、馬紹爾群島等），又加上測定方位具備協同艦隊作戰，以及協同內部部隊作戰等功能，因此所需購置的測定器材隨著功能的不同也有差別。當時日本採取分區分工的方位測定策略，在高雄通信隊的新庄分所方面，隨同艦艇作戰增設的測定機關設立於新南群島、帛琉群島、海南島；其目標在協助西南太平洋菲律賓、爪哇、馬來半島、法屬印度支那方面的作戰。⁶¹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海軍通信變為五個通信中樞，其中高雄通信隊主要是負責整個日本帝國西南方面的聯繫（環中國海南部乃至巴士海峽），因此也涵蓋了福建、廣東及菲律賓等地（參見圖四）。另外，各通信區與各通信系統，例如在艦艇與艦艇的聯繫、艦艇與軍方單位之間的聯繫等，高雄通信隊所負責聯繫的區域乃是以馬公至海南島區域為主。⁶²

⁶¹ 電波監理委員會編，《日本無線史-第十卷》，頁 117-121。

⁶² 電波監理委員會編，《日本無線史-第十卷》，頁 566-567。



圖四 1940 年代日本帝國無線電聯繫分工圖（根據原圖後製）

資料來源：電波監理委員會編，《日本無線史 第十卷》（東京：電波監理委員會，1951），頁 566。

因此，位於南海海域的東沙、西沙、南沙群島，自然就扮演第一線情資通訊接收與傳遞的重要角色，這些島嶼除了成為航路範圍內船舶與艦艇訊息接收及傳遞的中繼站以外，也能將各島測候所測得的氣象及海域水文資訊，快速地傳遞到臺灣本島，以供往來南海海域的飛機及船舶艦艇參考，確保海上航行的安全。

太平洋戰爭時期，從臺灣基地出航進攻菲律賓及馬來亞的偵察飛行，以及從南洋運送石油和重要物資北航的船隻都會經由南海諸島，島上的氣象資訊和無線電系統，提供戰爭及航路安全的重要資訊，尤其南海海域的潛水艇活動頻繁，水上飛機的反潛偵察都需要島嶼上的設施提供即時氣象及通信情報。東沙島上兼有陸上飛行跑道（東沙機場現址）與潟湖水上飛機停泊地，歸屬高雄警備府的東沙

島除了定時定期作無線電通聯、預報地面氣象外，各島的氣象測候站，亦定期定時將南海氣象情報傳回馬公警備府彙整分析，以確保南海飛航安全。⁶³

新南群島的長島（戰後中華民國稱太平島）從 1936 年 9 月起就有日方人員進駐，當時先為日本的前進基地預作準備，並作為漁業的根據地，全島勤務人員包括主事、氣象員、無線電員及其他作業員，不過 10 名。⁶⁴

當日本將南海海域島嶼的通訊網陸續建設完成後，戰場的即時信息讓指揮決策者做出判斷再配合軍事部署，使日軍在亞洲逐漸擁有先機，而能在短時間內成功攻取南洋各國。1940 年日軍取得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寮國、柬埔寨），1941 年占領英屬馬來亞、北婆羅、沙勞越（今馬來西亞聯邦）、香港和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美國政府要求日本從法屬印度支那撤軍，並與荷、英聯合停止對日本出口石油，使日本最終決定南下進攻奪取握有重要戰略物資的英國、荷蘭殖民地。1941 年 11 月下旬到 12 月初，日本陸軍輸送船團、海軍作戰部隊已結集在臺灣澎湖，12 月 7 日由澎湖馬公出發的作戰行動於焉開始。此時期澎湖列島為日本陸軍、海軍前進基地，為碇泊艦船擔任水上、空中警戒。基隆與高雄兩港則為陸軍輸送出入之幅湊，也派有艦艇擔任海面防衛和海上交通的保護，「馬公警備府」則是區域內日本海軍艦艇及陸海軍輸送船指揮調度的樞紐。⁶⁵ 在日本帝國圈中，臺灣為日本南向擴展的前緣，日本南向布局和發展過程，臺灣提供勞力、通譯、氣象測候人員，也擔任日本海軍艦艇與飛機出航的基地，臺灣總督府雖然想加強其影響力，但在日本帝國始終只有「協力」的定位。

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件後，日本迅速進攻太平洋區內美國、英國、荷蘭的殖民地，日本早有國策上與戰略上的佈局，計畫以精銳的陸海軍的強大作戰力，積極佈署南海，以殲滅爪哇、馬來半島的敵方主力艦隊。⁶⁶ 1942 年日本占英

⁶³ 鍾堅著，〈從歷史汲取教訓：抗日期間日軍在南海之爭戰〉，收於楊志恆等著，《我國應有的南海戰略》（臺北：業強出版社，1996 年 8 月初版），頁 116。

⁶⁴ （日本）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前進基地勤務報告書（新南群島長島）〉，頁 45，無出版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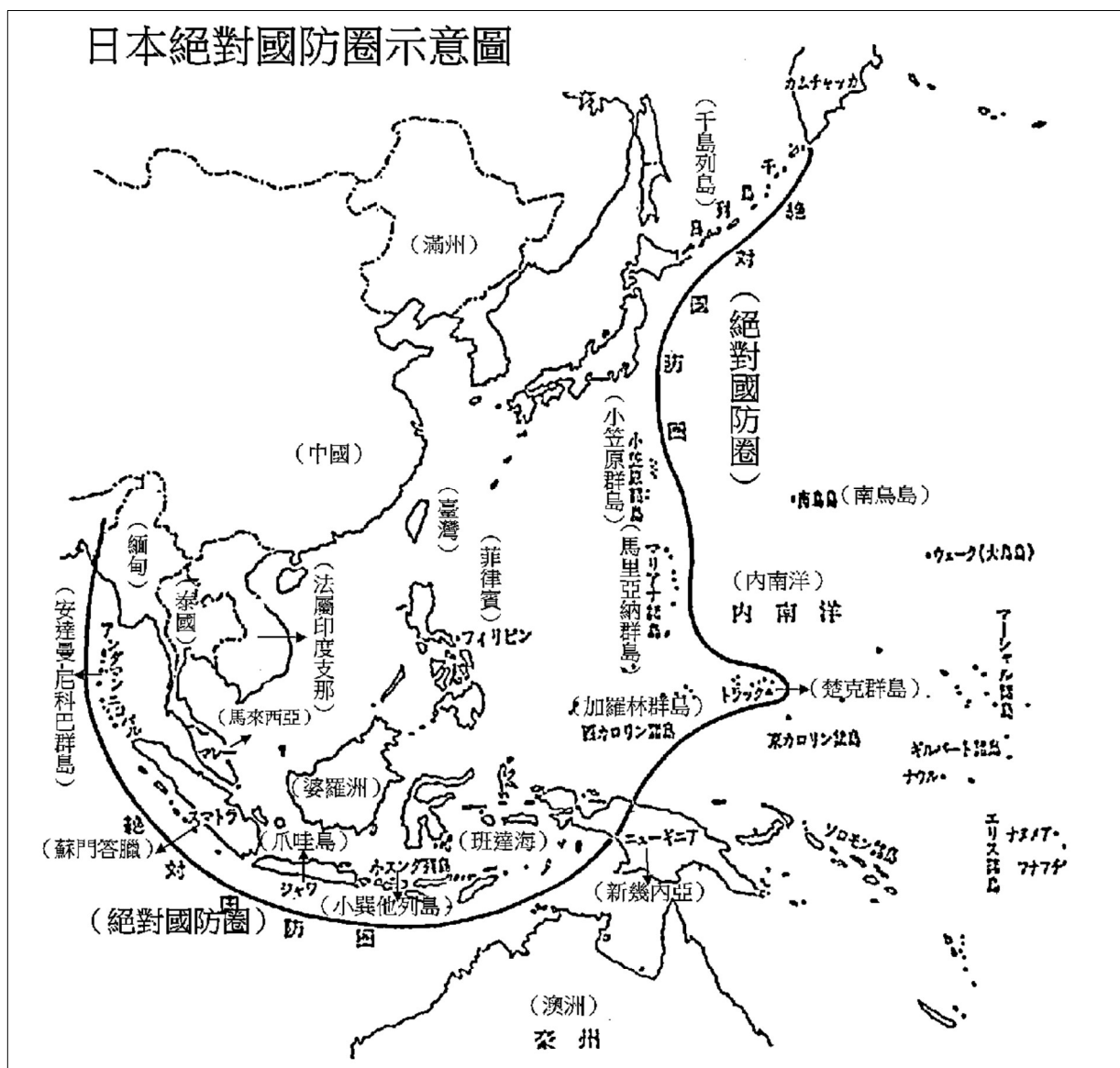
⁶⁵ 〈昭和 16 年 12 月 8 日～昭和 17 年 5 月 31 日 馬公警備府戰時日誌（1）〉（1941 年 12 月 8 日～1941 年 12 月 31 日），《昭和 16 年 12 月 8 日～昭和 17 年 5 月 31 日 馬公警備府戰時日誌》，（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號：④艦船・陸上部隊-戰闘詳報 戰時日誌-631，「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 C08030508600。

⁶⁶ 〈昭和 16 年 12 月 8 日～昭和 17 年 5 月 31 日 馬公警備府戰時日誌（1）〉（1941 年 12 月 8 日～1941 年 12 月 31 日），《昭和 16 年 12 月 8 日～昭和 17 年 5 月 31 日 馬公警備府戰時日誌》，（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號：④艦船・陸上部隊-戰闘詳報 戰時日誌-631，「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 C08030508600。

屬新加坡、緬甸和美屬菲律賓，除了東南亞的英、美、荷、法殖民地以外，日本接連占領太平洋的各個島嶼，這時南海諸島的戰略位置也轉變了。

（二）由第一線轉為第二線

太平洋戰爭中，日軍取得南海周邊各國以後，南海海域此一時期可說已成為日本的內海，日軍巡弋於南海的軍艦潛艇與水上偵察機，則經常碇泊於東沙島、西沙多樹島（永興島）及南沙長島整補。南海諸島的功能在有效掩護占領區運輸的資源，以南海諸島及周邊為中繼補給，前進太平洋諸島。此時日本勢力急劇擴張，完成伊豆半島到小笠原諸島、關島、巴布亞新幾內亞所謂的「絕對國防圈」。（見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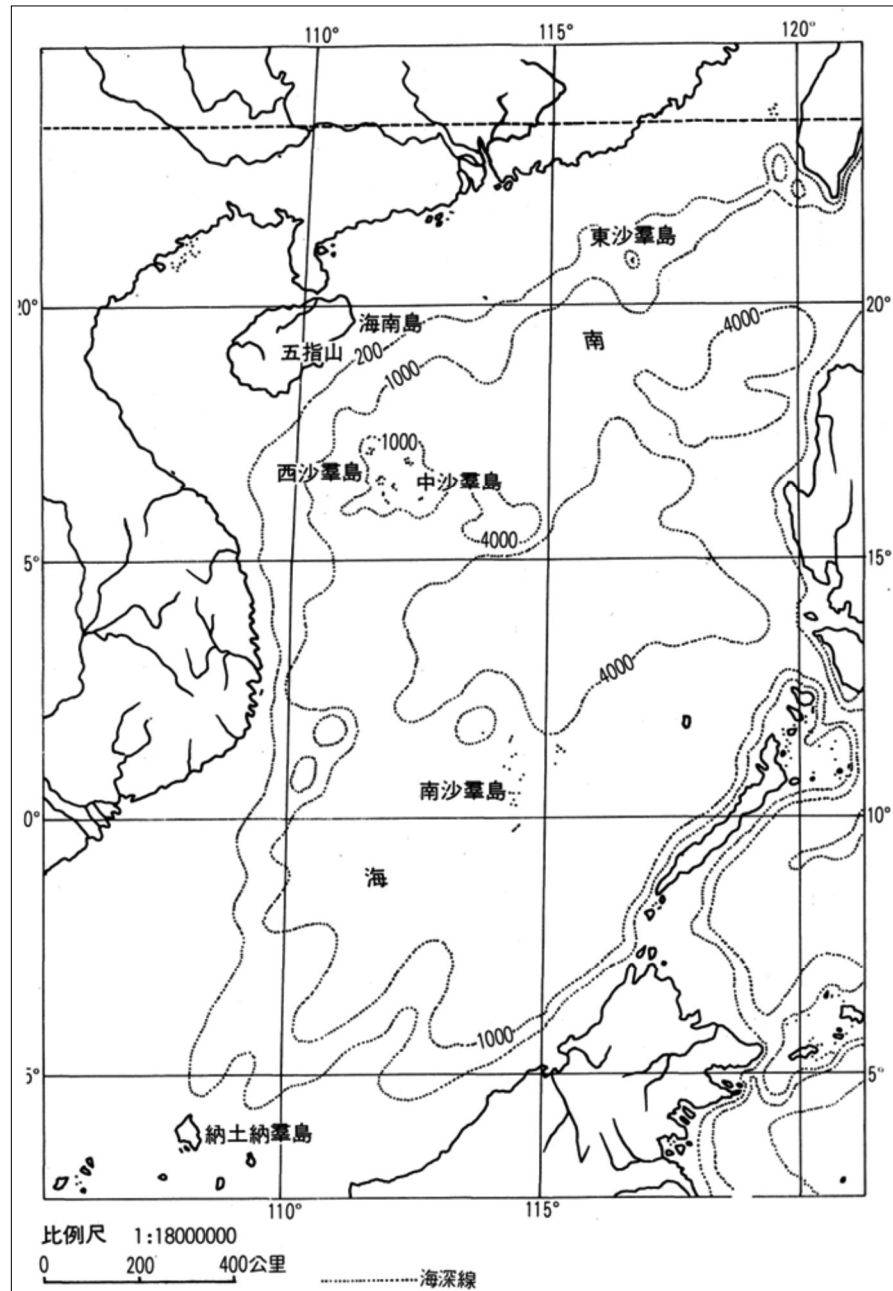


圖五 「日本絕對國防圈」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圖根據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曾清貴譯，《大本營陸軍部（七） 全面潰退與最後防線》後製（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1973 年原刊），頁 247。

東沙、西沙、南沙雖為珊瑚礁島，但附近海域水深往往超過 1 千公尺，甚至達 4 千公尺，非常有利於潛水艇活動。（見圖六）大型艦艇目標過於明顯，非常容易成為飛機攻擊目標，於是二次大戰隱身在水中的潛水艇扮演很重要的攻防角色，相對的，機腹下可放下監測器，探測潛水艇的水上飛機，其任務也相當吃重。

日本在東沙、西沙、南沙諸島的駐紮人員並不多，因這些珊瑚礁島面積最大的西沙多樹島也不過 2.1 平方公里，很難部署有攻擊力的軍防，島上物資還有賴水上偵察機以空投方式或由驅逐艦補給。1943 年以前美軍也甚少進入此一由日軍勢力環繞的「危險海域」。但是 1943 年戰況開始逆轉，南海諸島在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又有所不同。



圖六 南海海域海深線圖

資料來源：鄭資約，《南海諸島地理誌略》，頁 7。

由於美軍已經由西南太平洋（日本稱「內南洋」）進擊到南中國海周邊地區（日本稱「外南洋」）海域，機艦往來頻繁，南海諸島又變成日軍攻防的情資前線。二次大戰期間，通信情報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掌握戰情資訊與氣象最新動態，事關重大，東沙、西沙、南沙如星塵般的小島，雖不具備實際的海、空「基地」戰略位置，但是島上的測候所、無線電，卻能提供即時戰況與情報，而且此區為颱風生成的海域，正確的氣象預報對飛航與海上航行都非常重要。

南海諸島對日軍的最大戰略作用既是確保日軍海上的輸送線，因此太平洋戰爭末期美國開始反攻時，首要之務就是切斷日本的這條運輸線，突破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內海，也使制海、制空權轉移至盟軍手中。1944年6月19日，日軍在馬里亞納海戰敗後，美軍加緊反攻。這時南海是日本與南洋間的重要運輸動脈，戰火逐漸逼近臺灣、菲律賓以及南海一帶。P-38戰鬥機續航力達1,500公里，B-24、B-25轟炸機更達2,000公里以上，因此美軍控制西太平洋諸島與中國戰場之後，的作戰半徑幾乎可以涵蓋日本所謂的「絕對國防圈」，由中國桂林、摩鹿加群島、塞班島等航空基地出發，可將南海諸島交叉包覆在B-24、B-25、P38的轟炸火網。（參見圖七）

這時空中的戰況日漸激烈，空中的氣象資訊分外重要。1944年6月以後，日軍重新開啟西沙多樹島測候站，以把握該區的氣象來配合作戰，於是臺灣總督府氣象臺奉上級之命，派遣一批測候人員：山添保次（日人）、金井晋三（朝鮮籍）、陳文祥（臺籍）、劉水亮（臺籍）、許明雲（臺籍）等五名，由高雄測候所長嵐修二率領，於同年8月7日赴該島工作。⁶⁸

新南群島則由日本陸軍「威 10650」部隊駐在長島執行監視任務，島上設有氣象臺（由臺北氣象臺觀測所支援）、電信塔、方向探知塔、海軍長波電源所。駐島人員逐日寫下監視日誌，舉凡日方、美方軍艦、飛機出現的時間、方向、動態皆一一記錄，並將南海前緣的最新情報發送本部，⁶⁹ 各警戒艇每30-60分鐘要發送一次信息。從長島島上的部署狀況可瞭解該島的重點，不在軍事實體作戰而在「電波戰」，為日軍提供預警的機制。

⁶⁸ 周明德，《海天雜文》（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370。

⁶⁹ 〈監視日誌 昭和19年10月19日～昭和20年7月27日（1）〉（1944年10月19日～1945年4月22日），《監視日誌 昭和19年10月19日～昭和20年7月27日》，（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號：沖台-台灣-55，「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 C11110405900。；〈監視日誌 昭和19年10月19日～昭和20年7月27日（2）〉（1945年4月23日～1945年7月27日），《監視日誌 昭和19年10月19日～昭和20年7月27日》，（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號：沖台-台灣-55，「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 C11110406000。

根據日本陸軍「威 10650」部隊駐在新南群島長島執行監視任務所留下的日誌可發現，在 1944 年 12 月以前，新南群島海域與上空多為行經的船艦或偵察飛機，12 月 1 日美軍第一次攻擊島上設施。1945 年 1 月 9 日，美軍登陸呂宋島，從此南海完全被美軍控制，直接攻擊長島的頻率越來越多，3 月 1 日到 4 月 1 日有一波，主要為 P-38 型和 B-24 型轟炸機，7 月份則幾乎是殲滅式的轟炸。⁷⁰

至於西沙的多樹島則在 1945 年 3 月 8 日下午，遭到數架小型美機由東南方以低空投彈並以機槍掃射，島上人員 6 名決定逃生，6 名留在島上，逃生者後來被一艘美軍潛水艇救起，留島的 6 名不知所蹤。⁷¹ 東沙島狀況不明，但推估孤援無助，島上人員可能已被日本放棄。⁷²

日本「內海」至此已經淪陷，南海諸島的情資網絡一一被摧毀，日軍陷入存亡危機，由南洋到本土的輸送船隻被美軍所佈署潛艇群封鎖攻擊而無法完成運輸任務。如困獸的日本在美國於長崎、廣島投下原子炸彈後，只得宣布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對南海海域來說，主權與經濟利益的紛爭並沒有隨之結束；各種主權宣示或海域主張紛紛登場，當外交的交涉沒有共識時，軍事衝突往往隨之發生。濱下武志認為亞洲的海域從東北亞到東亞，從東南亞到大洋洲存在好幾個海域圈，各個海域之間的政治、經濟權威或權力經常彼此消長，⁷³ 南海海域圈正是這樣的地域特性，經濟與主權的糾葛至今難以開解。

四、結論

南海諸島在 20 世紀以後，先是經濟利益開發的目標，1920 年代日本、歐美諸國政軍擴展時期，南海諸島成為國際勢力競逐的前緣，其戰略地位也因國際局勢的發展，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在捲入太平洋戰爭前後所扮演的角色，隨著局勢、

⁷⁰ 〈監視日誌 昭和 19 年 10 月 19 日～昭和 20 年 7 月 27 日（1）〉（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監視日誌 昭和 19 年 10 月 19 日～昭和 20 年 7 月 27 日（2）〉（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⁷¹ 周明德，《海天雜文》，頁 374-380。

⁷² 1965 年 1 月 4 日，第一批以台灣人為主的常備役軍人（海軍陸戰隊）到東沙島服役，這些陸戰隊奉命興建東沙大王廟，在挖地蓋廟時，挖到不少婦女的骨骸，從殘留的裝飾品推知為日本婦女，當時的聽聞是二次戰爭末期有數百人在東沙島上，其中以婦女為主，絕大多數在罐頭會社工作，後來日軍無力撤走人員，有 720 個婦女餓死島上。莊松雄（1944 年生）報導，2006 年 9 月 23 日訪問記錄，參見張素玲，《東沙海域相關人士口述訪談報告書》，台北：內政部營建署，2006。

⁷³ 濱下武志著，李侑儒、許佩賢、郭婷玉、陳姪媛、陳進盛、黃紹恆、鍾淑敏譯，《海的亞細亞》，頁 105。

戰況而有所差異。1937 年開始，日本陸續占領東沙、西沙、南沙，1941 年又相繼取得菲律賓、法屬安南、荷屬印尼等地，建立所謂的日本「絕對國防圈」，南海海域幾乎等同於日本內海。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件以後更形激烈的太平洋戰爭初期，南海諸島反退至第二線，南海海域相對平靜，原有的海、空航線的防衛安全角色，某些程度被馬尼拉、新加坡、爪哇等地所取代。但 1943 年起，美軍在南海海域佔上風以後，南島諸島又重回戰爭前哨。

過去學界研究甚為強調南海諸島的戰略位置，探討南海紛爭和衝突；本文則特別著重南海諸島在戰爭通訊傳播的角色。20 世紀以後，南海諸島的重要性因軍事科技與通訊系統的進步，孤立於南海的東沙、西沙、南沙群島，在戰爭時期擔負著情資前哨的地位。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太平洋戰爭前後期間，東沙、西沙、南沙等海南諸島對日軍的防衛安全角色，不在提供軍事基地、或港口停泊，而是藉由三者南海海域所建置成的區域防衛資訊網絡，將氣象、軍情、飛航、海運、戰況等等資訊，透過無線電傳遞，使叢爾小島能擔負起軍情前哨的重要角色。從日本揮軍南進，獲取東南亞西方列強屬地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海諸島在日本帝國圈的相對位置不斷移動，軍事情報資訊地位的重要性也隨著戰區轉移而有所變化。

日本取得南海諸島，除了西沙、東沙、南沙群島的經濟價值以外，在戰爭時期，面積極其「有限」的南海諸島，藉由「無線」電訊，可在戰場前緣即時傳遞情報資訊，確保日本的佈防線與資源輸送線，進而在海空交戰時作為戰略的參考，這是孤懸於南海諸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所扮演的另一種特殊的地位。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勢力退出南海諸島與南海海域，但是周邊國家對微型的「無主」島礁又展開主權宣稱和控制權的爭奪。南海海域這樣具有重層經濟、政治力的地域，位於陸地邊陲的南海諸島，不只在大戰的戰火交錯下扮演不同的角色，周邊國家於不同的歷史時空的摩擦與衝突，使南海海域始終難以風平浪靜。

引用書目

《公文類聚・第六十二編・昭和十三年・第二卷・政綱二・法例～雜載》

《本邦会社關係雜件／台灣拓殖株式会社》

《各国領土發見及歸屬關係雜件／南支那海諸礁島歸屬關係／新南群島關係 第一卷》

《各国領土發見及歸屬關係雜件／南支那海諸礁島歸屬關係 第二卷》

《各国領土發見及歸屬關係雜件／南支那海諸礁島歸屬關係 第三卷》

《昭和 16 年 12 月 8 日～昭和 17 年 5 月 31 日 馬公警備府戰時日誌》

《昭和 17 年 12 月～昭和 18 年 3 月 馬公警備府戰時日誌 昭和 18 年 4 月～昭和 18 年 5 月 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

《海軍一般史料》

《清宣統朝外交史料》

《監視日誌 昭和 19 年 10 月 19 日～昭和 20 年 7 月 27 日》

《大公報》

《天光報》

《申報》

《香港工商日報》

《香港華字日報》

《臺灣日日新報》

不著編者

1964 《中外條約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

不著編者

1975 《海軍巡弋南沙海疆經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不著編者

1980 〈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無可爭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文件〉，收於不著編者，《中國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主權無可爭辯／評閱南外交部關於越中關係的白皮書》，頁 1-20。北京：人民出版社。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吳玉貴譯

1990 （1971 年原刊）《大本營陸軍部（六） 聯合艦隊之最後決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曾清貴譯

1989 （1973 年原刊）《大本營陸軍部（七） 全面潰退與最後防線》。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編

1995 《外交部南海諸島檔案彙編 上冊》。臺北：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

矢野暢

1979 《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中央公論社。

吳士存

2010 《南沙爭端的起源與發展》。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李敦謙

1998 〈艱險定疆奇功立——進駐南沙群島記實〉，《中外雜誌》64（6）：25-42。

宋燕輝、高聖惕

2016 〈評「南海仲裁案」有關太平島法律地位之審議與見解〉，《台灣國際法季刊》13（4）：23-68。

宋燕輝

2008 〈近期南海情勢發展之觀察與分析〉，《東南亞研究》172：37-44。

沈鵬飛

1975 （1929年原刊）〈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收於臺灣學生書局編，《中國南海諸島文獻彙編之八：巡海記 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 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 南沙行》，頁5-148。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林金枝

1991 〈民國時期中國政府行使和維護南海諸島主權的鬥爭〉，《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報告》1-2：19-47。

1981 〈東沙群島歷史考略〉，《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4：109-120。

1991 〈外國確認中國擁有南沙群島主權的論據〉，收於中國科學院南沙綜合科學考察隊編，《南沙群島歷史地理研究專集》，頁182-197。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2 〈中國人民最早發現、經營和對南海諸島行使管轄的歷史〉，收於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編，《南海諸島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頁181-199。北京：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

周明德

1994 《海天雜文》。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

2014 《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 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部

1976 《戦史叢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東京：株式会社昭雲新聞社。

南支那研究所編

1939 《南支那年鑑 昭和14年版》。臺北：臺灣實業界社。

後藤乾一

1999 《〈東〉ティモール国際関係史：1900-1945》。東京：株式会社みすず書房。

馬金科編

1998 《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 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 《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 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唐玲玲、周偉民

2008 《海南史要覽》。海口市：海南出版社。

海南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

1994 《海南省志 郵電志》。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浦野起央

1997 《南海諸島国際紛争史：研究・資料・年表》。東京：株式会社刀水書房。

陳天錫

2004 （1928年原刊）〈西沙島成案彙編〉，收於鄭行順編，《南海諸島三種》，頁5-132。
海口：海南出版社。

陳仲玉

1998 〈論中國人向南海海域發展的四個階段〉，《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4（4）：
85-98。

陳鴻瑜

2001 〈對越南提出擁有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有關文獻之評論〉，《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1（4）：90-136。

2001 〈臺灣與東南亞的關係：從歷史與島嶼地緣環境視角之觀察〉，《海華與東南亞研
究》1（1）：1-62。

陳鴻瑜著，國立編譯館主編

1987 《南海諸島主權與國際衝突》。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陳國棟

2005 《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公司。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推廣輔導組編

1995 《南海資料交換合作座談會：各單位典藏研究報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
分館。

張素玢

2006 《東沙海域相關人士口述訪談報告書》。臺北：內政部營建署。

2010 《臺灣全志，卷二，土地志，勝蹟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11 〈蟲蟲戰爭：海人草與臺灣的寄生蟲防治（1921-1945）〉，收於范燕秋編《多元鑲嵌與創造轉化：臺灣公共衛生百年史》，頁129-176。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振國

- 1975 （1957年原刊）〈南沙行〉，收於臺灣學生書局編，《中國南海諸島文獻彙編之八：巡海記 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 中國今日之邊疆問題 南沙行》，頁207-316。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梁華璜

- 2003 《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

曾令毅

- 2012 〈「航空南進」與太平洋戰爭：淡水水上機場的設立與發展〉，《臺灣文獻》63（2）：141-190。

傅崐成

- 1981 《南海的主權與礦藏——歷史與法律》。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湯熙勇

- 2012 〈論1907-1909年中國與日本對東沙島主權歸屬之交涉〉，《海洋文化季刊》12：85-121。
- 2021 〈日本臺灣總督府經營南海諸島的歷程及其意涵（1907-1945）〉，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第11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7-366。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2023 〈被遺忘的歷史：南海長島（太平島）日本人聚落的形成〉，收於蕭碧珍、石瑞彬編，《第12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57-378。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楊志恆等

- 1996 《我國應有的南海戰略》。臺北：業強出版社。

楊秀靖

- 2004 （1948年原刊）〈海軍進駐後之海南諸島〉，收於鄭行順編，《南海諸島三種》，頁219-272。海口：海南出版社。

電波監理委員會編

- 1951 《日本無線史-第十卷》。東京：電波監理委員會。

廣東省地名委員會編

- 1987 《南海諸島地名資料匯編》。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

鄭資約

- 1947 《南海諸島地理誌略》。上海：商務印書局。

龍村倪

- 1998 《東沙群島：東沙島紀事集錦》。臺北：財團法人臺灣綜合研究院。
濱下武志著，李侑儒、許佩賢、郭婷玉、陳姪媛、陳進盛、黃紹恆、鍾淑敏譯
2023 《海的亞細亞》。新北：大家出版／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韓振華

- 2003 《南海諸島史地論證》。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戴寶村

- 2000 《近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

鍾堅

- 1996 〈從歷史汲取教訓：抗日期間日軍在南海之爭戰〉，收入楊志恆等，《我國應有的南海戰略》，頁105-126。臺北：業強出版社。

鍾淑敏

- 2003 〈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1：169-221。
2004 〈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殖民與再殖民——日治時期臺灣與海南島關係之研究〉。《臺大歷史學報》34：149-194。

Bill Hayton

- 2014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 The Vanguard of Japan's Regional Defense and War Information Network (1937-1945)

Su-bing Cha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unique roles of the islands in the Pratas, Paracel, and Spratly archipelagos, which, despite their 'limited' land are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during wartime.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period following 1937, when Japan gradually occupied the Pratas,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until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1945.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 that, during and around the time of the Pacific War, the islands of Pratas, Paracel, and Sprat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Rather than serving as military bases or harbor facilities, these islands formed a regional defense information network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Through this network, they transmitted vital information such as weather conditions, military intelligence, aviation, maritime shipping, and combat situations via radio communication, thus enabling these small islands to serve as important outposts for military intelligence. From Japan's southward advance and acquisition of territories in Southeast Asia from Western powers, to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within the Empire of Japan continually shifted. The importanc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also changed with the movement of the war zones.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were able to transmit real-time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via wireless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war,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Japan's defense lines and supply routes. This information also served as a strategic reference in naval and aerial combat,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these islands in the later stages of World War II.

Keywords: South China Sea, Pratas Island, Paracel Islands, Spratly Islands,
Radio Communication, Pacific War, Empire of Japan